

# 植物园之诗

## 树



我见过繁盛的美,但衰败比美更繁盛  
在枯枝碎叶的版图中,蝉声早就褪色了  
天黑得那么快,睫毛上光忽地一闪——

只剩树木站在那里  
剖划空气,硌疼夜的腹部  
仿佛她们不在乎  
仿佛世界还新鲜

## 悬

一只头颅肿大的蚂蚁  
紧抓大丽花的叶缘  
微风荡漾,左摇右晃  
趾爪之上是虚空,腰尾之下是深渊  
而凝聚了半生的雨滴  
就要晶莹地冲撞面颊

一次,我梦到这个场景  
满头大汗,四肢冰凉  
一次,在人群中听到锯齿般紧密的呼喊  
确定是幻听,指缝却渗出血丝

这一次,太阳正在压迫树杈  
你的背影恰巧擦过街角,杯皿破碎——

带着波尽一生的猛烈

## 鸦



一颗颗白嘴鸦挂满枝头  
在波浪般的寒风捕捞二月

缩着身子狂饮  
打着颤栗梳理

一粒粒黑色炸药双颊陷落,内里激越  
急欲挣脱自己,果实听候飞行

枝条紧张地抓捆她们的趾爪  
残雪警惕地闪避来自肉体的微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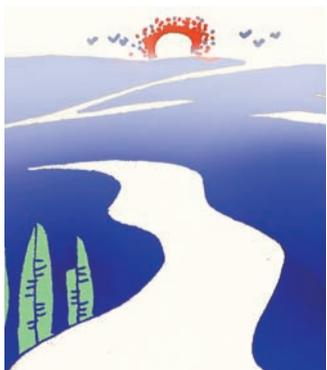
翅膀一秒钟之内就要暴动  
首级顷刻在深蓝天宇燃烧

这样的情景多少世纪视而无睹  
眼睛拒绝摄录疯癫的乌鸦

你会把她们当作再生的使者?  
你会记住她们来自远古冰层的神情?

斜光把鸦群的影子扔在雪地  
撕心裂肺的号叫陡然把冷寂放大

似乎无关血液,似乎寒夜短暂  
春天如约而至,春天鹅黄淡绿



黄南青年作家作品选

## 秋

满树都是告别的眼  
满地都是跌落的铃铛  
春雨有多少细密针脚  
秋风就有多少剪刀

最清凉的眼睛也得焦枯  
头撞大风的铃铛注定跌落  
这是一个命定失去首级的季节  
大风和小风正在血腥地比赛

满街都有魂魄在急速地飘游  
含血的呼喊摧毁全城  
到了摘取首级的时候  
到了名正言顺的奥斯维辛!

好像风和日丽  
好像暮色消隐  
好像鞋底没有血迹  
好像春天没头没脑地来临

## 暗

褐色的暗  
从辽远的群峰飘到阳坡  
在扇形的坡面停顿片刻  
跌落树冠

褐色的暗  
真像你脸上的光斑  
沉着地闪耀  
从树冠流到树干

向下,向下  
踱着方步的巫师  
咬紧牙关的钟表  
悄无声息

从植物的叶、花、茎开始  
从石头的躯体开始  
从你的内心开始

秋天来了,秋天来了  
轮到你想起  
轮到你忘记

## 影

黑乎乎地落在地上  
像一堆堆潮湿的棉被  
灌满困苦的人间滋味

失去立体和纵深  
树影——被施予魔咒的内心  
古怪的形体套进专制的制服

这个秋夜  
行人偶尔露头,面孔一闪而过  
微光刺痛漂流瓶的羞怯

拽紧那些不断跌落的梦境  
肋骨弯曲,腰身分崩离析  
却迟迟听不到着陆的闷响

而你正是树和影  
正在卧倒和观看  
你们都是被选中的梦魇和光线  
你们都是石头和汗液

你们走来走去,光线切割树影  
听听你们欢快的撕咬,听听你们  
破碎的呻吟  
细密的亮,细密的汗水,分开黑夜  
树影在迟疑中裂缝

绿芽顶裂硬壳  
细软的茎,互生的花  
每天都在剧烈地上演静默的武戏  
主角就是你们,主角只有你们

## 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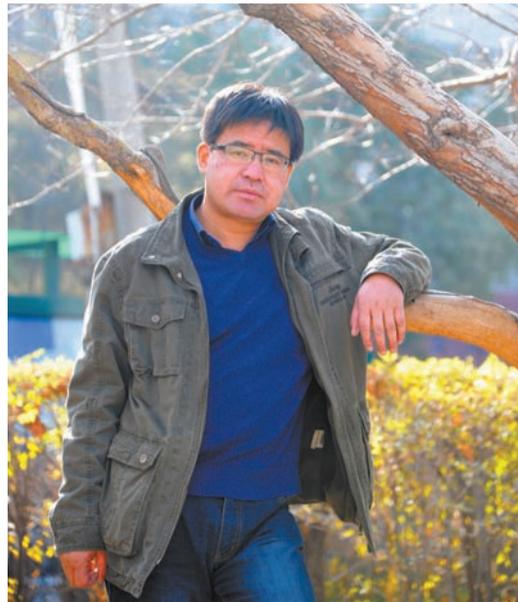
万物衰败  
倒也干净,倒也坚实

收起色、香、欲  
丁香、芍药、玫瑰、牡丹  
素面朝夭,褐色枝干

革命时代的忠字舞  
众人狂欢的锅庄,欲迎还却的  
探戈和恰恰  
正被压缩打包,制成光碟  
留待新春接收,来世重播

荒蛮让人目瞪口呆  
珍贵的片刻的停顿!

上天从未隐瞒什么  
镜片后的露与藏  
笔尖明耀的念与忘



### 【作者简介】

郭建强,1971年生,青海代表诗人之一,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,现为西海都市报副总编辑。自1990年起,有诗歌、小说、随笔见于《花城》、《世界文学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绿风》、《诗江南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中西诗歌》、《汉诗》、《青海湖》、《中国诗歌》、《西湖》、《诗潮》、《诗林》、《诗歌报》、《诗歌月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穿过》、《植物园之诗》、《昆仑书》等。有作品入选三十余种国内诗歌和散文选本。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,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。

## 植物园之诗

一  
唐古拉瑞香贴地而出  
互生的刀剑般的叶片向四周探触  
直到握住一样从地牢爬出的  
同伴的指尖

像一群温热的盲者仰躺一片  
在阳光下来不及抹掉泪水  
只捧出一串串珍珠般的红果  
遮住大地的伤口,看不见的深渊

二  
细草们都展示着三重世界:  
根须与湿黑的泥浆搏斗、恋爱、相互  
加持  
绿茎上挺,让一只蚂蚁攀骑  
穗实和叶片垂着头默诵经文

你的脚下是无数个三重世界  
你的身下也是  
你的眼里满是沉默的三重世界

三  
你在杨柳的枝条看到飞天的神态  
而红桦和白桦宛如奉乳的牧女  
丁香曲折地呼唤你的嗅觉——  
在汉代她名叫鸡舌香,而老家在大海  
里的岛国

风吹铃铛,不,风吹松塔  
风吹飞檐翘角的红松、青松  
风吹一座座活着的寺庙

四  
植物园在城市设定了自我的国界  
但它没有边际

那些泥土、虫唧、鸟鸣  
仿佛是人间的背景  
那些晨露、霜语、夕光  
仿佛是你我的景深

你侧耳倾听,驻足凝视  
在叶脉茎管月落日



## 夜

一个人走进夜里  
看,夜色分开  
然后闭合

植物们窃窃私语  
听,那刀切般的肃静

这浓烈的时刻是我的  
这清凉的时刻是我的

这有点矫情的时刻是我的——  
一个人毫不矫情地隐没在夜里——

……可以重复的迷醉  
却有点像初恋

## 雪



雪,密不透风  
封住仰面观望星辰之人的  
喉管  
继续攀爬,继续呼啸  
直奔更高的山峦

隔着玻璃窗,你的面颊  
肌肉痉挛:  
无所顾忌,永不罢休,  
不问结果  
清凉的白带着杀人的红  
埋住伤口和哭泣

升高,升高,脆薄的骨屑  
要抓住月亮!  
狂暴的诗意逼人崇拜。  
血瞬间高热  
即刻更冷

## 蜂

一只蜜蜂  
飞到我的眼前,又飞回来

一只蜜蜂  
飞到一朵丁香花前,又飞回去

一只蜜蜂  
擦亮十万复眼,脱离大部队

一只蜜蜂  
运转十万雷达,忽略芬芳

一只蜜蜂  
飞过刺玫的蓓蕾,飞过梨花,顺  
便飞过春天

带着青年男子特有的忧郁表情  
一只蜜蜂飞回梦里,又飞了出去

## 蚁

一只蚁  
在我铺设的落叶迷宫  
晕头转向  
慌不择路是种古典的美啊

而那遗忘的南方的蝉鸣  
突然贴在蚁的触须上  
慌不择路的锐声,慌不择路地  
撕裂记忆,穿透南方

在盛满沙粒的戈壁

一个人弹尽粮绝

一只蚁  
正把树叶蹂躏得粉身碎骨

一只蚁  
已经没有血,没有泪,没有体  
液

一只蚁  
一半成了树叶的皮屑